

新詩獎初審會議側記

記錄◎董柏廷

林婉瑜認為，今年參賽作品抒情與感性者居多，並無看見太多社會議題之作，多著墨於生活的感觸以及細節感受：「這次不像往年那樣讓我特別驚豔，記得曾有一年，選出來的十幾篇作品中，即便未能進入前五名，也都有刊登在副刊的水準。」

孫梓評指出：「這一次很深刻地感受到徵文辦法的五十行上限規定，並未被參賽者多加思考。正如短篇小說和中篇小說有其差異，一首二十行的詩，和一首五十行的詩，必然有結構和細節安排上的不同，但多數參賽者並未思考五十行規定所暗藏的『優勢』或『這個長度所應有的想像』。這並非意指參賽作品一定要寫長，而是，若遊戲規則允許這樣的『長度』，那麼作品的可能性必然也會歧出不一樣的想像。」他接著說明：「部分作者語言顯得脆弱，搖搖欲墜的語言不足以支撐其題旨。因此常感覺是有了一個『想法』——可能針對時事、人生狀態、情感系統，但在執行時語言卻露出破綻。若作品具有一定程度，但語言讀起來太眼熟，那麼就好像只是重複常見的新詩寫作模式。在我這一組，感覺比較有趣的，反而是某些『不太完美』的詩，雖然存在某些缺陷，卻有一些獨特的刺感，讓讀過的人不捨得忘記。」

楊佳嫻表示：「很有可能社會議題相關作品都落入我們這組，或寫白衣送仲丘事件，也有兩、三首是討論大埔議題。但或許大家都太急切地想要傾訴不公義的憤怒，反而忘卻文學仍存在形式上的要

求，有點可惜。最主要問題是沒有做到『舉重若輕』。談論這麼重的事件，又使用重的文字，只會適得其反。應找尋一個比較聰明的語言策略來談。」至於評選標準，她樂見語言較輕快、活潑，具有透明感的詩作，「以往文學獎得獎作品都是意象很豐富、意識型態很正確的作品，然而看起來卻都不夠輕盈，希望這幾篇『彷彿有風吹過去』之感的詩作，可以為此次文學獎帶來不一樣的可能性。」

林德俊說，今年作品的娛樂性跟驚喜度較往年高，也許好作品都集中於此組，「除了議題的廣度特別足夠，語言風格的多樣性也相當豐富，有較多奇特的、新世代語言用法。」他指出：「不過，也是有像得獎老手的語言老練之作；還有些是用力過猛，但可以因為其創作企圖心而有所期待；甚至有感覺年紀稍長，然而情感卻特別真摯的作品，雖不一定會得獎，但是會很開心能閱讀到這樣的詩。」他發現此次參賽作品、題材及語言的多樣性，較歷屆比起來，是感覺最好的一次：「除了與社會性議題相關的作品外，還有向諸神致敬的詩，如寫女媧、米酒歌等；更有向中生代文青偶像——奇士勞斯基致敬的作品。這樣豐富多元的現象在任何一個文學獎中都很少見。」

楊宗翰直言，此次作品與往年相較有很大不同，「除來稿總篇數下降許多外，作品的質與歷屆相比亦偏弱。弱化呈現在兩個方面：第一、整個創作理念多反映現實、不公不義的抗爭之作，但都寫得過於急迫，幾無撼動人心的作品；第二，很多作品的題目與內文搭不上，連結性非常地薄弱，有種刻意取巧的感覺。」他接著提出另一觀點：「不過，有幾篇語言風格相對俏皮，沒有過度氾濫的文藝腔，我認為這才是未來文學獎應該鼓勵的，不能每一次都是文藝腔重的拿前幾名，這樣會誤導讀者，

認為詩只能是那種寫法。文學獎應要具有『匡正』社會風氣、『教導』之功用，其實，詩應該是可以具備更多可能性的。」

陳思嫻表示，「剛開始讀前十多篇作品時，題材幾乎都在談生老病死，感覺很沉重，後來放寬標準，盡量去看作品的優點。整體而言，這一組的詩作偏向悲情，文字跟結構鬆散。有具社會議題作品，情詩反而較少，即便有也是分手題材。」她的選詩標準：「以前常會有很可愛、很瑣碎的生活記事，但這一屆缺乏那種散發自然、可愛的詩作，希望能讀見充滿想像力、不造作的詩，創作者寫時能會心一笑，讀者讀了也會跟著笑的作品。相較之下，前幾屆作品滿溢想像力，但今年變得很保守，甚至有人引用過多佛經，不知道是不是最近社會事件的關係，才讓大家那麼不快樂呢？」

新詩獎複審會議側記

記錄◎董柏廷

鯨向海認為，文學獎主調仍偏向關心社會，因此較易讀到人性與社會關懷的詩作，並非不好，但應該思考如何透過創新角度書寫。接著談及選詩標準，他表示：「要有餘味，有音樂感，有梗，不要流於一種徒勞的美或僵硬的形式堆砌，必須具備新鮮感、不老套，巧奪天工，而非機械化構造，最好是直接的、坦然的，讀起來令人激動、感動、震驚，讀後又能會心一笑的，千萬不要讓讀者會感到疲勞、費解、困惑，甚至還要上網查詢，用心臆測可能的典故。此外，運用口語很好，但不要忘形囉唆，散文化也能是一種適當的技巧，但不要變成弱點，簡潔很重要但別忘記節奏，反之亦然。千萬不要只是題材動人但毫無詩意，不要只是技巧厲害但毫無詩想，詩想與詩意都是多層次傳銷，如金箔有延展性，如冰山低調龐然，使資深讀者與初學讀者雨露均霑，皆有所感。結構完整的詩會比零碎的詩來得好，形成比較強大的說服力道，但有時需要的只是一種直覺幻影的共鳴，太刻意的說服反而又是一種缺陷了，這之間的平衡是很巧妙的。」

羅任玲指出，相較前年，她更喜歡今年的作品，「因為前年幾乎是冗長、繁複，甚至濃重的詩作，今年雖少有龐大題材，但許多作品完全從生活出發，儘管看似平淡，卻都能用清新動人的手法表現。寫詩不一定要取材龐大主題，只要情感夠真摯，再微不足道的題材也能夠寫得精采。現代詩很重要的一點是，講求獨特性，創作者必須確定自己真正想要說的是什麼，並且能說得夠獨特。但這不是

單靠模仿某些詩人的作品就能獲得，而須從自己的內在下功夫，找出獨特性，是現今創作者該認真思考的問題。」她亦希望未來能夠讀見更多獨特的詩，而非僅是得獎體例的作品。

孫維民認同前面兩位評委的說法，並接著表示：「有些詩作雖然選擇龐大且具社會性的主題，但所運用的文字、技巧或觀察方式，常常是可以預測的。創作新詩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必須充滿『Surprise』，應要讓讀者無法預測下一句、甚至下一段會出現什麼，才會吸引人繼續看下去，甚至興起想閱讀第二遍、乃至第三遍的念頭。綜觀今年作品，題材確實很多元，有些作品的技巧、語言及文字也在一定水準之上，感覺得出來此中有很多會寫詩的人前來參賽。」

回歸語言的藝術

時間：二〇一三年十月十八日下午二時三〇分

地點：《自由時報》二樓會議室

決審委員：陳育虹、焦桐、曾珍珍、路寒袖、楊牧（依姓氏筆順序排列）

會議開始，林榮三文化公益基金會執行長蔡素芬報告收件情形，本屆共收到五百六十六篇來稿，由林德俊、林婉瑜、陳思嫻、孫梓評、楊宗翰、楊佳嫻等六位委員分三組進行初審，選出五十一篇進入複審。再由複審委員孫維民、羅任玲、鯨向海選出十五篇作品進入決審。決審委員公推楊牧為主席，五位評審針對作品發表整體看法與評審重點。

陳育虹：不論處理何種主題，詩還是需要回歸語言的藝術。如果一首詩連語言都有問題，我便先排除。起句好、末句佳，但中間的段落顯得貧乏，可能即是詩人的材料不足，或寫作時取捨有問題，我也會先排除此類作品。詩應該亂中有序，序中求變。意象或音韻，都是我看重的部分。語言必須要言不繁，提供細節。因為細節才是真正屬於個人的東西。

曾珍珍：我把每一首詩都讀過四、五次，感覺此次參賽作品同時具有非常老成與非常年輕的聲音。題材或許緊扣時事，亦有書寫個人私情者。作品所呈現的空間，有台灣，也有域外。儘管具備這些差異，仍有頗多同質性：這一批詩作多有散文化的傾向。我大概知道自己第一名要選什麼，其他名次的選擇，我期待與評審間的互動。評選時我也採用消去法，只要詩句中有太多散文分行或過於陳腐的句子，都先排除。最後我留下的是文句、音樂性、對詩的寫法的掌握，都比較好的作品。

路寒袖：我看這次進入決審的作品，有一點小小訝異：過往這類大型比賽，似乎較多奇詭之作，但本屆似乎絢爛歸於平淡，寫飲食男女和家庭溫情者占大部分；此外國際時事或社會議題如洪仲丘案，也有。就形式上來看，我還是很重視整首詩的結構是否嚴謹，有些詩常是太多耍酷耍炫的零件，引擎馬力很強，卻看不到一部完整跑車的模樣。有時我寧願詩淡一點，但情感真摯，靠著很炫的文字去取悅別人更好。最後，我在乎詩的節奏感，有些作品斷句太過刻意，缺乏說服力，我便扣分。

焦桐：我們對詩的要求，不外乎聲音、意象、形式、結構——如何把最準確的文字或句子，放在最恰當的位置上。這十五篇作品，意象多有「語不驚人死不休」，過頭了便顯得造作突兀。看似很炫麗，未能往整體方向經營，雖給閱讀者期待，最後仍不免失望。音樂性的部分，都不錯。形式上則多半依循傳統線性思維，多是一般的分行書寫。結構可能是比較大的問題，有幾首詩頗見才華，但其結構卻是無機的，前、後段對調好像也沒什麼關係，秩序感缺乏，這就表示作者沒有好好思考整體方向。

楊牧：我最主要的考慮是作品有沒有獨創性。我猜想參賽者應該介於廿歲至四十歲之間，此階段若缺乏獨創性，超過那年紀後不曉得怎麼辦。讀詩時，我先看它的語言、文字能不能真的擔負起它要說的內容與觀點。我也注意相當細節的地方，包括標點、文法，若讀來有點奇怪，我會幫它想，想不通才放棄。我亦注意聽它的音樂性，詩應該倚靠音樂的效果，而不只是文字。另外，我也關心每一篇的結構如何——結構不見得要平衡，也可以不平衡，但得有設計，要能說服我整首詩何以如此安排。附帶一點，關於五十行的上限規定，應是不准超過，而非必然要寫到五十行，那就有點太八股了。

經評審協商，決議首輪投票，不分名次，各圈選三篇，結果為：

四票作品

〈建築學概論〉（陳育虹、焦桐、路寒袖、楊牧）

二票作品

〈無血的玫瑰〉（路寒袖、楊牧）

〈情事〉（陳育虹、焦桐）

一票作品

〈保佑所有已經蓋了的房子和慈悲的空地〉（陳育虹）

〈一點不重要的事〉（路寒袖）

〈迦納雨季〉（曾珍珍）

〈聽雨說話〉（曾珍珍）

〈甜蜜的家庭〉（焦桐）

〈百生〉（楊牧）

〈下午（雨中受困不前的車陣）〉（曾珍珍）

○票作品

〈只過這一生的魚〉、〈蜘蛛結網的夏日〉、〈父親〉、〈給兒子的詩〉、〈拔草測風向〉

未獲票作品不列入討論，接下來評審針對獲得一票以上作品進行討論。

一票作品

〈保佑所有已經蓋了的房子和慈悲的空地〉

陳育虹：作者有些東西想講，但不直接講，就像我們常說：詩要「斜的」說，不要「直說」，此詩便有欲說未說的東西藏在其中。作者在詩中所想要「保佑」的世界，並非二分法，沒有Judgment，展現其全觀性與平等。全詩用「保佑」做為連貫滿好的，他的想像一再跳躍，幾乎只是眼睛的線性：從「檯燈」躍到「星星」，都與光相關；「像麵包的漂流木」，暗示經濟來源不穩定；從「左肩和右肩」到「該洗未洗的身體」，再躍到「免費居住的房子」，可以感覺整首詩其實暗藏邏輯，亂中有秩

序，讀了想起一個很有意思的英文字：chaorder，同時包括chaos（混亂）和order（秩序）。作者的思想，有一種「感恩」存在，發掘別人沒有看到的事物。詩應有一些神祕力量在其中，將這些力量組合起來，或許便近似巫術，或乩童在那裡起舞。

〈一點不重要的事〉

路寒袖：這一篇我要極力推薦。作者用很淡的筆寫出中年男人的哀樂。一個婚姻失敗的中年男人望著對面樓的老人，有感而生了這首詩——因為聽見老人在聽老歌，觸動他想起自己人生虛度，回顧過往、預想未來的種種，那樣的心境轉換，對別人來說可能是「一點不重要的事」，畢竟曾有過的理想與激昂，於今只剩下一點點能獨自品嘗的寂寞了，就像它寫得很好的結尾：「如水的春光收容滿池年華不像我／很淺很淺／裝不了一點寂寞」。

曾珍珍：我感覺這是一首不容易寫的詩，作者很用心將它完成。我同意剛剛路寒袖所說的那些優點，沒有選它是因為開場欠佳，首節第三行「楓葉一直紅著就像病」感覺略為陳腐。另外，第三節的內容，作者寫「想像力是一點不重要的事」其實應是要突顯想像力，但「紙飛機」、「飛鏢」、「鉛筆」等三個意象的使用，讀來卻欠缺想像力。就算作者加上「並非誰都無聊的不是嗎」這樣一句，去反諷他想寫的就是非常無聊時的想像力，但真的把無聊的想像力寫得很無聊，讀來就令人失望了。

路寒袖：我略為回應：「楓葉一直紅著」是俗，但「楓葉一直紅著就像病」更不俗；至於第三節，作者並非要發揮想像力，而是想表明「我沒有想像力」，同時隱隱擔心眼中的老人就是未來的自

己。

〈迦納雨季〉

曾珍珍：這篇與〈無血的玫瑰〉都寫域外，但較之後者，無論在文字、音韻上都更佳，關懷也更具體，也許作者是到迦納去當替代役後所寫，因為讀來像是自己親身實踐後產生的一首詩，語境從頭到尾貫串著，也是此次唯一沒有散文分行毛病的作品。相較之下，〈無血的玫瑰〉就顯得太散文化了。

〈聽雨說話〉

曾珍珍：此次我勾選的三首詩，很巧，都有雨聲入詩。這三首詩或許不及其他詩有著令人驚異的構思，但在抒情、意象與音韻渾然天成的結合上，幾乎零缺點。我深深被這三首詩天衣無縫的音樂性所吸引。〈聽雨說話〉用省淨的文字自我詮解，導引我們聆聽一位年輕詩人傾訴他如何穿越峽谷人生找到詩：寬容的詩。〈下午（雨中受困不前的車陣）〉則是〈聽雨說話〉的中年滄桑版，場景從象徵的峽谷換成雨中塞車的城市，每一行詩像在車窗上竄流的雨水，模糊了具體事件，然而恰似臨界抽象的語義更能釋放語言純粹的音樂性，整首詩像抒情曲娓娓道出了讓人玩味再三的心情。〈迦納雨季〉具有前兩首詩共同的優點，但把關懷的層面擴充到異域非洲黑暗大陸。如詩的起首所提點的：「雨水／是過去和現在所有的合唱隊」，雨水的象徵在全詩中推演成多音交響，在音與義的結合上，我讀到比前兩首詩更繁複的表現，所以，如果只能推薦一首，我決定放棄另兩首，讓〈迦納雨季〉勝出。

〈甜蜜的家庭〉

焦桐：我很喜歡這首詩，行數若從遊戲規則來看，應該沒有犯規？作者熟練駕馭文字，結構嚴謹，敘事採取對白體，帶有超現實況味，宛如蒙太奇剪接，使全詩往返於現實與夢境之間。我將它歸類於極限藝術。所謂極限，乃指作者用最少的文字，不斷重複那些字，以表現其意境。詩作對男女情感、婚姻謊言帶有強烈反諷氣息，全詩三段各有任務，也都圓滿達成。形式上也是最獨特的一篇。這樣的詩，或也可稱為 nonsense poem，其講話的無意義感，和我們習慣的詩歌語言很不相同，也可以看成散文詩。

曾珍珍：我可以支持這首。它有點像童妮·摩里森《The Bluest Eye》一開始的寫法。我也覺得它有其獨特性與原創。

〈百生〉

楊牧：百生，顧名思義是談生命，我看作者如何調度這些名詞，賦予它們動作。下筆相當老練，有自己的想法，寫出了像「螞蟻順著血管爬進我的心臟／在心室和心房鑿洞」這樣不可思議的句子。

陳育虹：似乎有款 game 叫「百生獸」，此詩不曉得是否由此而來？

路寒袖：此詩看似凌亂，但實寫生老病死。首節寫「死」、次節寫「老」、第三節寫「生」。作者用彷彿宇宙運轉般的架構來討論這個議題，我滿喜歡的。

曾珍珍：這首也在我的五名之內，第三節寫得非常好。

〈下午（雨中受困不前的車陣）〉

曾珍珍：我放棄此篇。

二票作品

〈無血的玫瑰〉

路寒袖：這首詩寫很熱門的國際議題與人道關懷，具有一般參加文學獎比賽的「政治正確性」，即便如此，作者寫得恰如其分、不過度濫情，值得支持。

楊牧：我把此詩放在相當前面的排名，感覺終於讀到一首文字清爽、觀念清楚的作品，沒有特別晦澀的地方會讓我停頓。它所關懷的事情，或許是藉由新聞或報紙上看到的消息，和作者的想像力結合在一起，成為創作。我也在想，讀這樣一首詩，跟讀一個很好的記者所寫的報導，是否有差別？應該還是有的——詩裡不只呈現事件，那種呼喊的力量，文字的控制、使用，有其新時代的特性。我最近讀到一篇寫於六十年代、發表於報端的文章，某位評論者曾攻擊：現代詩寫成這樣……不曉得以後會不會沒有詩了？沒想到現在有好多詩喔，還愈寫愈好。文字的活力、安排與可能性，都更為增強。

〈情事〉

陳育虹：愛情其實很難寫，因為太多人寫，但作者頗有自己的風格。剛剛幾篇我都還能挑出語詞上的問題，這篇幾乎沒有，通篇乾乾淨淨，斷句也沒有問題，非常凝縮。全詩以立夏、芒種、秋分、

立冬分節，第二節雖沒有很露骨地講，但應是暗喻love maker：「來破碎我」，是很新的說法。「決定我的流向」，是讓我順從你。接著，蛇的意象也出來了。「一些神酸乏，一些神飽饜。」乃指做愛之後的小死亡。最後一句「我已完成」也是《創世紀》的說法。可見作者果斷地把情愛提升到神的level去。接著第三節「飄入黑暗」，暗指分手，於是才會「語言熄滅／星星無所回應」，「將世界的完整切開」亦指你與我已經無涉了。從前面看，「河」是第一人稱的我，到了第四節，「我們來把河搬近一些」，也許第一人稱決定遷就。於是才發展出後面的這些美麗的句子，比方「陪入海口坐下」這樣詩化的語言，並且兩個人一起剝一顆也許暗指夕陽的「橙」……讀來感覺很像新印象派的點畫法，想要說綠，不直接說，而是點一個藍點一個黃，讓你的眼睛自行混色，是非常成熟的作者。

焦桐：這是一首非常美麗的情詩。特別是寫情色方面，很有獨創性。手法很厲害。主要的好處是用字準確，因此情感如此節制，含蓄，飽滿，卻不流俗，是高度技巧才能營造出的情境。

曾珍珍：這首寫得很好。我原本覺得以四個節氣，做為四節詩的小子題，好像太常見了，經過育虹這麼仔細的解釋，我也感覺可以接受了。尤其是「芒種」的用法，綰合得很好。

楊牧：用四個節氣來寫是很好的idea，本來「情事」就應該跟「時間」在一起。作者的手法、意象，都很有格局，就是覺得太短了。

路寒袖：如果是從春分、立夏、秋分，寫到立冬，就僵化了——此首厲害之處便在於沒有寫到「春」。春藏在最後，經歷了這麼一段情愛，才帶出「體溫與果香，春之邊緣」，作者可說創造出一

個新的形式。

楊牧：其實這也非此作者首創，《詩經·邶風》開頭便寫：「七月流火，九月授衣。」而非從一月、二月開始按照順序講述。一首吸引人的詩，本質應該如此。

四票作品

〈建築學概論〉

曾珍珍：我沒投這篇，因此只好由我來說說缺點。這首詩的確很獨特，看著熟睡中的伴侶，從建築學的角度來發想與書寫，很用心的力作。但全詩有太多散文句構、形容詞的堆砌和落入俗套的意象，如「廣場」或「和平鴿」。第一節最後那句「故事終於充滿線性」也令我遲疑——美好的故事最好是不要有線性的。

路寒袖：我同意如果小說或詩的寫作，應該不要具備線性，以免讓讀者一讀就知道後面要說什麼，但人生價值的追求有時並非如此，此處應該是要表達作者看著沉睡中懷孕的太太，想起可能的幸福，「線性」應是對其人生的期待，而非對作品的期許。我自己很喜歡這首詩。作者要寫懷孕的太太，卻跟建築學交錯在一起，彷彿在窺視一棟房子。其實，全詩也隱喻著一個家族的建構。整個結合在一起便是一個圓滿的人生。作者有辦法將此情境鋪陳得如此繁複，而脈絡卻又如此清晰，很多形式、技巧的使用，都可說是此次參賽作中優點最多、缺點最少的。

陳育虹：以我的看法，開首那句「她睡了」的「她」，應該不是指太太，而是做為一個母親，注視著熟睡的女嬰，把她的baby當做一個建築來想像，並回想起自己懷孕的過程。此詩最大的長處就是結構完整，把建築學和胎兒的成長結合，亦藏有變化。作者透過想像，在詩中使用大量建築的意象如大理石、花崗岩，線性之外還包括了爆發性。開頭那祥和的畫面「她睡了」，通篇貫穿，到後面出現光影、鐘聲、和平鴿，讓整首詩提升至教堂般神聖意味，或也可視為一種母愛的祈願：「愛是全新的信仰罷」；然後又回到建築本身，如最末一節寫到琉璃窗和拱門。「我稱之為對稱性」一句使我想起：對稱有中心、有平衡、有秩序，對應到她對孩子的祝福，也回歸前面說的「故事終於充滿線性」，那是一種生命的平穩。至於「線性」一詞，我的解釋是那個美好清晨的陽光的線性，以及下一節所接的淡淡妊娠紋的線條。

焦桐：這首詩的優點就是它的缺點。優點是把懷孕的女體比喻為建築，但若能短一點更好，因為作者雖然匠心安排，卻不免有牽強之處。一長，就會顯示出感情不是那樣深刻。

楊牧：它用建築這個概念來講懷孕這件事，有它的創意存在。但詩本身似乎無法維持那些文字與名詞於不墜，倒不是因為充滿線性與否的問題。我數了一下，每一節的行數都不同，一直在變化，其匠心是可見的，我也很佩服作者用充實準確的做法去比喻，然而似乎還缺少一點什麼，因此我沒有完全接受它。但我完全接受這樣一首四十九行的詩，關於celebrating，完全在講love和最美好的希望。

所有獲票作品討論完畢，〈聽雨說話〉、〈下午（雨中受困不前的車陣）〉兩篇評審決定放棄。針對其餘八篇獲票作品進行第二輪投票，最高8分，最低1分。結果依得分高低排序如下：

〈情事〉 32分

〈陳育虹 8分、焦桐 7分、曾珍珍 7分、路寒袖 6分、楊牧 4分〉

〈建築學概論〉 28分

〈陳育虹 6分、焦桐 6分、曾珍珍 3分、路寒袖 7分、楊牧 6分〉

〈百生〉 26分

〈陳育虹 4分、焦桐 5分、曾珍珍 6分、路寒袖 4分、楊牧 7分〉

〈甜蜜的家庭〉 22分

〈陳育虹 5分、焦桐 8分、曾珍珍 5分、路寒袖 3分、楊牧 1分〉

〈保佑所有已經蓋了的房子和慈悲的空地〉 20分

〈陳育虹 7分、焦桐 3分、曾珍珍 4分、路寒袖 1分、楊牧 5分〉

〈迦納雨季〉 19分

〈陳育虹 2分、焦桐 4分、曾珍珍 8分、路寒袖 2分、楊牧 3分〉

〈無血的玫瑰〉 18分

〈陳育虹 3分、焦桐 1分、曾珍珍 1分、路寒袖 5分、楊牧 8分〉

〈一點不重要的事〉 15分

（陳育虹 1分、焦桐 2分、曾珍珍 2分、路寒袖 8分、楊牧 2分）

評審討論後，決議依得分高低給獎，由〈情事〉獲得首獎，二獎為〈建築學概論〉，三獎為〈百生〉。〈甜蜜的家庭〉與〈保佑所有已經蓋了的房子和慈悲的空地〉同列佳作。會議圓滿結束。

新詩獎決審簡介

楊牧

一九四〇年生。柏克萊加州大學比較文學博士。曾任教普林斯頓大學及華盛頓大學，曾任東華大學文學院院長，現為東華大學華文系講座教授。曾獲國家文藝獎、美國紐曼華語文學獎。著有詩集《長短歌行》等多部。

陳育虹

一九五二年生。文藻外語學院畢業。曾獲選年度詩獎、中國文藝協會文藝獎章。著有詩集《之間》等多部；譯作《癡迷》等；散文集《2010/陳育虹》。





曾珍珍

一九五四年生，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比較文學博士，東華大學英美語文系教授，專長為比較詩學、神話與文學、女性文學及生態詩學，譯有《寫給雨季的歌：伊莉莎白·碧許詩選》等。

焦桐

一九五六年生，文化大學藝術研究所畢業，輔仁大學比較文學研究所博士班。現為「世界華文媒體集團」編委會顧問、中央大學中文系副教授。著有詩集《青春標本》等多部，散文、童話、論述二十餘種，編有文選四十餘種。

路寒袖

一九五八年生，東吳大學中文系畢業，曾任《台灣日報》副總編輯、高雄市文化局局長。著有詩集《路寒袖集》等多部，詩文集《看見，靈魂的城市》等多部，散文集《歌聲戀情》等，亦創作歌詞、主編文選多種。